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七

論八首

道

道統夫形器形器所以載夫道即是物而是道存即是事
而是道在近而易行明而見也謂夫虛無恍惚而不可易
紀極者非道也謂夫艱深幽阻高遠而難行者非道也謂
夫寂滅空濶而恣為誕妄者非道也道不離乎萬物不外
乎天地而摠萃于人焉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至靈非
是則道無以見也故動靜相根道之幾也陰陽相乘道之
氣剛柔相錯道之形也消長相尋道之變也其包綿長貫

上下統中外使天地萬物各受其成守其則而不可易者則謂之太極其迭生死互往來環始終使天地萬物各全其理新其氣續其形生而不已者則謂之造化其湛靜方一而不可易變動周流而不可測者則謂之鬼神其全太極之體乘造化之幾盡鬼神之情而與道為一者則謂之聖人故天地者道之區宇也萬物者道之郵傳也聖人者道之主宰也莫不出乎道莫能離乎道而人為甚焉故道之賦予則謂之命則得之理則謂之性其制宰之幾則謂之性心其發見酬酢則謂之情其血氣之所嗜則謂之欲其義理之所得則謂之德全心之德則謂之仁盡心之

德則謂之忠推心之德則謂之恕實心之德則謂之誠德之品節則謂之禮德之中和則謂之樂敬者持夫此者也智者知夫此者也勇者行夫此者也修夫此者賢也盡夫此者聖也昧夫此者愚也推而行之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悖而忽之則天地萬物各失其序致而極之則天地萬物各臻其極奈之何人之心甚易放而其德甚易亡也聖人有憂之惧夫不克負荷而道回之以壞也于是觀其時而佐其極生人之初欵：顯：醇：而又醇也天地自若也萬物亦自若也各載夫而莫有失也聖人勿言焉見解出矣聰悟開矣于是沈犧氏始泄道之幾而畫夫卦猶未見

乎辭也情欲生矣血氣勝矣流于偏而入于左也于是陶唐氏始曰中有虞氏始曰道心曰人心偏既勝矣欲日張矣桀後紂肆禍生人而毒天下也於是湯曰建中武曰皇極伊尹陳一德周公制禮樂其草道之敵可謂至矣厥後陵夷于幽厲爭奪于五伯德不足而力禮不足而刑先王之制于是大壞人心放紛而道日敗也于是仲尼氏出作為六經建道之極而俾與天地並為之男女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而人之大倫正為之禮樂刑政文物制度而人之大法立為之士農工賈服食居室而人之生理存根剗推致曰仍損益各底其極道之用盡而其弊矣既而顏

子以之言仁曾子以之言恕子思以之言中庸孟軻以之言浩然之氣皆所以羽翼夫道也道所以生形器人所以居形器大聖大賢所以修形器也道之所生聖賢之所修斯人居之而已矣彼昏無知棄而勿屈放心亡德昏蕩戕圯血氣肆而道心亡矣嗜欲張而天理滅矣靜動相違則道之幾乖矣陰陽舛悖則道之氣紊矣剛柔失中則道之形謬矣不能運會則太極差不能始終則造化熄而道之原幾乎塞矣天原于道、原于天萬物原于天地人原于天地萬物人不蹈道則天地萬物壞天地萬物壞則道壞矣道具形器亦壞于形器形器所以載道亦所以壞道也

詰破碎于決科支離于穿鑿蕩于高遠惑于異端窮于詐
昧于私而塞于不行悲夫聖人之形器將遂壞也歎

命

命者道之令居陰行陽主性立心而不易焉者也故有本
然一定之理判然一定之弘截然一定之數沛然一定之
氣所以賦予授受窮天地亘萬世化之生之而不已也故
其體則一定而賦予則不定其體則一本而賦予則萬本
由其體而及于用自其殊而及于一則唯齊非齊參天兩
地竒耦錯綜天地萬物皆受之而卒歸之莫不聽焉莫能
易焉出乎道號召天地人物而使用乎道十變萬化不能

離乎道而皆維繫焉是以謂之命也故其大本著于太極
自其為動靜為陰陽為剛柔則太極之賦予而天地受之
也為二氣為五行為寒暑晝夜為生長收藏則天地之賦
予而萬物受之也人受太極天地之全為心性為形骸為
男女夫婦為父子君臣為禮樂刑政為生殺予奪為萬事
萬物聽故道造太極之命太極造天地之命天地造人物
之命人造萬事萬物之命而且成太極天地之命者也始
則受命次則聽命次則造命終則復命夫道德仁義孝悌
忠信則得之于天是受命也壽夭窮通貴賤得喪則定之
于天是聽命也宰制施為成已成物則出之于己是造命

也全而受之無所棄全而歸之無所違盡其在我與天為
一是復命也受者修之而弗敢壞聽者順之而弗敢違造
者操之而弗敢失復者終之而弗敢怠則天地萬物能造
我而我亦能造太極天地與太極為一與天地為三夫是
之謂聖人仲尼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君子居易以
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夫窮理盡性學也至于命則知矣
居易以俟則聽也行險僥倖則違矣故又曰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嗟夫世之人不能為學以知命又不能修身以俟
命動而棄擲終以違悖至于顛連跋扈則曰是吾命也可
乎哉凡棄父之命者則曰不孝反君之命者則曰不忠違

師之命者則曰不敬矧于悖天之賦予而恣為戕伐不及
躬責已而曰在天之人也可以謂之不仁故聖人安命矣
人俟命而小人委命安命者道化俟命者德全委命者自
棄

性

凡物之生莫不有所本而為之性天地本太極則太極為
之性萬物本天地則天地為之性人官天地府萬物得于
賦予之初見于事物之間而復于真是之歸則其所性根
于太極受于天地備于萬物而總萃于人所以為有生之
本衆理之原也故無所不本之謂命無所不有之謂性無

所不統之謂心無所不著之謂情則性也者命之地心之
夫而道德之府也啟道之善體乾之原發陽之端與生俱
生而能生：不與生俱壞而能不壞與天地周流不入于
偽妄萬事萬變莫能壞焉其體則靜其用則動其位則中
其理則善其氣則生其德則仁其蘊也充寔其積也輝光
混然而無間粹然而不雜所以復太極之本而得本然之
全也然而有理而復有氣有氣而復有情：復于氣：復
于理則能純全氣徇于情理昧于氣則用夫修道之教而
資于學問之功也夫氣稟不能移知覺不能問學安然而
化則聖之事也奪而知所以存移而知所以復蓋夫問學

以克夫性則賢者之事也溺于氣稟之偏誘于嗜欲之差
不為問學亡而不復則小人之事也雖然天之賦予者一
受其成而不壞聖自聖賢自賢小人而自小人本然而固
有者無加損焉所以與太極為一為命之地心之天也大
聖大賢立極垂訓必本于是仲尼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道義之門又曰利貞者
性情則推本然而言也曰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
則兼生質而言也蓋有本然之性則有生質之氣性統氣
氣載性相須而一也故劉康公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
言其位樂記謂人生受靜而言其體子思子則謂天命之

謂性而言其所受孟軻氏道性善而言其理之本然則無不盡也無不備也其言之差自告子始告子曰生之謂性生固可謂性矣而所以生之理則不言也是以堯也至荀卿則斷然而謂之惡：豈性也哉生質之情則有之其本則非惡也楊雄則為淆亂之言曰善惡混性之理無不善其惡則情之流也源泉而涓之以泥其清潔之本然為而遂謂之濁日月而蔽之以雲其昭徹之本在為而遂謂之昏清濁不相入也昏明不相易也而可混乎哉本然之善蔽而為惡修而復之則性自在為源泉清而日月明也烏可謂之混也至韓愈氏則以五性七情并義理氣質合而

為言則過夫荀楊遠矣第謂性與情之品三則太拘而有未盡焉者蓋自其同者而言則萬殊一本自其異者而言則一本萬殊非三品所能限也至于蘄軾則曰言性之堯自孟子之定名為善也曾不知孟子之言本諸孔子孔子曰元者善之長繼之者善則性善者孔子之言也向無定名則人亦無定性哉是亦一偏之言也蓋孔孟之言性也本夫理諸子之言性也本夫氣是以至于謬戾而不知其非也夫通天下一理會萬物一氣無非本然之全也堯舜幽厲之性同而其生質則異稷契顏曾則謂之人商均丹朱楊食我子越椒可不謂之人乎堯舜由之而幽厲不由

彼則安全此則恣而不返也語其本然則人與鳥獸草木
異語其生質則人與草木鳥獸同雖曰人也而不能存則
亦草木鳥獸草木也雖曰草木鳥獸也如虎狼之父子蜂
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苟能存焉則亦人也孟子曰人之
異于禽獸也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嗚呼物欲肆而
天理亡能存之者鮮矣自言性者不一而善惡之說堯又
非惟不能存而為惑立竊道者竊之誘人以善而導人以
利惧人以害而驅人以惡以偽亂真譎張盜妄入于人也
深仁義道德之說不行使天下之人皆亡其本然之性而
無復人子焉而不父其妻臣焉而不君其君遂底于亂而淪

于血肉矣悲夫

心

命之賦予則謂之性之發見則謂之情性之情幾則謂
之心命者性之本原情者性之功用心者性之樞紐情與
情為骸段充周而無不具命與心為主宰發微而無不在
帝出乎震而成乎艮神則妙萬物而為言人稟于命而終
于情心則妙衆理而為用自動靜而為陰陽自陰陽而為
天地其所以然者太極也自命而為性自性而為情其所
以然者心也故太極者天地之心之者人之太極也其幾
則神妙其本則靜虛其才則施為其用則不測而惟正自

王惟變是適動以道而裁以時雖終日動而未嘗動也動以欲而滑以私雖終日存而莫能存也專而制之則入于机械悖而行之則入于欺罔思欲靜之乃所以動之也思欲安之乃所以危之也思欲養之乃所以害之也故以思為用復以思為害不思則妄過思則妄不應物則妄逐物則妄以意為才復以意為害踰越則妄虧欠則妄當舉而不舉則妄不當發而發則妄以知為盜亦以知為害蔽昧則妄穿鑿則妄當知而不知則妄不當知而知則妄：則非心也故命可事也性可存也情可制也惟心也則難幾微而易昧知覺而易動出入而易放圓轉而易流光明閃

鑠容理必疾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所不辭而莫能執其辭是以難也唯仁可以全其德唯義可以盡其用唯智可以充其才唯勇可以弘其力唯畏敬可以閑其邪唯克治可以去其害不然則無不傷也無不忘也夫性非氣質無以見則氣質之害至于惡心非思慮無以見而思慮之差至于亡所以有問學之道而聖人相與為傳而謹之也堯傳之舜曰允執厥中：者何心之全辭也允執則不放矣舜傳之禹曰道心曰人心道心則其理人心則其欲也禹傳之湯曰無間此心則混然之一也湯傳之文武周公曰建中以吾心之中建以吾民也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曰

純：則一而不二其心無物欲之雜也曰皇極自太極而為君極皆心之用也曰禮樂心之品節則為禮心之中和則謂之樂也孔子傳之曾顏曰仁言本心之全德也曰一貫一心而貫萬事者也曾子傳之子思曰忠恕忠所以盡夫心恕所以行夫心也子思傳之孟子曰中庸中者心之體庸者心之用也至孟子而著其所傳曰浩然之氣言心之廣大無限也曰不動心言動而得其理則本然之靜也前聖後聖一心相傳若合符節所以為道德為六經為萬世立教為生民立極至于今而人之類不至于為草木鳥獸至于今而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是非邪正善可為

惡不可為直可行枉不可行是為伯是為王是為中國是為夷貊是為君子是為小人昭：然不可欺則萬世一心也故不為今之虛無而自棄不為今之誕幻而自誣不為今之差謬而殺天下後世則吾之心明白正大如白日之正中猶夫昔日帝堯之所傳則吾亦一太極有亘萬世而不死者苟溺于虛無惑于誕幻心術之差流毒締禍雖幸而生吾見其為行尸矣

情

情也者性之所發本然之寔理也其所以至于流而不返者非情之罪欲勝之也蓋有性則有氣有情則有欲氣勝

性則惡欲勝情則偽上智下愚所以不移賢不肖所以別也故情之生也發于本然之寔而去夫人為之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理則根心為仁為義為禮為智其端則著于心喜怒哀樂好惡其發見則具于情可喜可怒可哀可樂至于好惡皆當其可而發動而不括無非其寔得時中之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不妄仁義禮智之德全則能制夫欲而復于性統夫氣而安于心如喜而溢美怒而迂悲哀之也而至于傷樂之也而至于溢善者惡之惡者好之忿憤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得其正恐而至于不仁悖而至于不義傲狠而至于無禮昧沒而至于無智則不能

制夫欲失則踰閑放僻邪侈一入于偽亡本心之德昧本然之寔則不能復夫性為下愚為凶人與草木鳥獸並而絕夫人道所以必加修治斷絕之功而用夫省責推致之力也修治既切功用既至則欲節而後情定情定而後心存心存而後性復性復則人之道盡人而盡夫人之道則可以謂之人矣故曰情也者性之所發其至于流而不返者非情之罪欲勝之也仲尼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又曰下學而上達夫性形而上者也情形而下者也性為命之地情為心之地故學問之道始于下而終于上始于近而終于遠始于無所知而終于無所不知所以盡

夫心盡夫心所以盡天性也是以君子用力于日用之間
慥于躬行之地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非礼勿
動即洒掃應對進退以盡夫性與天道則一偽不容而無
非是寔理也後世虛空誕妄之學行務乎上而不務乎下
務乎偽而不務乎寔談天說道見性識心斬然而絕念塊
然而無為而不及情其所謂性與心者則安在哉可謂不
情之學也造化之情著于天地天地之情著于萬物人之
情則參造化而通萬物能盡人之情則能盡物之情能盡
物之情則可以見天地之情矣是下學上達之道自流徂
源之事名教有用之學也

氣

道統天地萬物之理氣統天地萬物之形道入于氣則理
入于形氣也者所以用道造形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故
天地萬物在于屈信消長之間流峙融結之內為寒暑為
晝夜為死生為覆載翕闢為壯穉榮瘁為晦明剛柔精聚
而為物遊散而為變貫四時閱千歲振古而不弊為者也
人稟是氣以生而理無不具混涵于性而斡旋于心發揮
于情而著見于事業融于仁用于象樽節于禮昭徹于智
充塞于誠其力則為勇其才則為斷其油然莫之能雜則
為善浩然莫之能禦則為大當于理則融然而喜悖于義

則勃然而怒惻焉而內恕則為哀惟然而暢豫則為樂委
曲于幾微之間而圓轉于變通之際覆冒于公普之地而
挺特于正大之域其為體也則動容周旋而無不至其為
報也則合比律呂而無不和其為容也則莊厲溫恭而無
不正其為色也則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故能與天地同流
而貫萬物為一是氣也自聖人而至于下愚其稟之也一
也自赤子而至于耄期其用之也一也自生而至于死自
死而至于生其本之也一也然其所以為聖所以為賢所
以為君子為小人者存養之功至與不至也安然而運化
不待存養而莫或傷之者聖也養而存之而莫使傷之則

賢也暴而傷之至于消沮悖逆則下愚而小人也存養之
道積于義理止于分位出處以時動容以中齋莊中正而
有立寬裕溫柔而有容發強剛毅而有執振于餒散之中
收于流蕩之際重驚省以作志氣去虛驕以除容氣斷嗜
欲以安血氣暢冲和以宣滯氣致恬澹以充道氣去絕人
欲之私一以天理之公則雖小人而可以為君子雖下愚
而可以聖自矜脊索盡之中可以至于剛大矣嗚呼天之
賦予者甚大而入往之自為小之氣所以載道而入往之
自為壞之天地兩間無有限量則孰不當高視闊步而浩
然莫之違也或者乃至于無所容俯仰慚忤手足莫措皇

恐战汗雖或為鳴張誕妄猖狂恣肆其中則朽然而莫之
有一旦臨小利害則屈喪俱盡皆人也而獨若是獨不知
其所自邪

仁

理之統體則謂之道之功用則謂之德之充全則謂
之仁也者道德之要所以盡性存心焉者也其大原則
出之于天之之辭曰乾而乾之德有四曰元曰亨曰利曰
貞元者萬物之所資始而各一其性其中則亨利貞具為
而各一其元故為善之長生物之本其于氣也則為春其
于德也則為仁人稟是德以生其理則具于性其用則蘊

于心其端則為惻隱其情則為愛利其體則為公普其所
宜曰義其品節之分曰禮而真是之知曰智其克寔不妄
曰信無非本然之全也在夫充之而已運會變萬物紛錯
天地之間莫不得其所者天之所充也動容周旋中理合
道天下之人莫不得其所者人之所充也天而充之則人
與萬物皆得其仁人而充之則亦天之仁也其或不能而
至于不充者有害之者也天之仁而莫大也而或害之則
本然之差不齊之氣也日月之晦寒暑之桀風霆雨露之
陵暴草木鳥獸之大折則于天之仁有未既盡焉然非天
之罪也天之仁而猶或未既盡焉况于人乎人之不仁也

嗜欲之私生質之氣其害之也有甚焉其至于不克咸其自取也夫理者天之公也欲者人之私也一理之不當一事之不仁也夫婦之道不盡則夫婦為不仁父子之道不盡則父子為不仁君臣之道不盡則君臣為不仁至于鼎酢萬變經理萬事宰制萬物私欲一萌則于其理莫能盡昏惑欺妄放僻邪侈恐驚殘賊作于其心則戕性害已見諸事業則病人害物至于窮極則毒天下禍四海滋蔓于後世而傷天地之仁噫天之有戾氣而害于人也小人之有欲而害于仁也若是之酷也是之謂人勝于天惟克己制欲庶幾乎復而克之也仲尼贊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則仁也者配三極而為用如是之至也于其授七十子之徒則各因其材而薦之與孝與忠與智與勇與仁之一事而不與仁之全與顏子則僅與其三月不違與堯舜則曰博施濟眾其猶病諸何若是其重且難也蓋人之于仁其受之也無不全克其所受則雖天地聖人有時而不能是以難也其傳諸顏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則教之學問之道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勉之于功用之功而猶未既盡與不一而足嗚呼以仲尼之為教顏子之為學而猶若是又况其下乎如是則仁不可為也仁者人所固有也一念之合理一念之仁也一

事之中節一事之仁也一物之得所一物之仁也若是其易也豈不可為哉苟唯欲之從而不復于理則雖賢也而為之難苟克其私而反之也雖眾人也而為之易故極其所克則天地聖人有不能盡語其固有則愚夫愚婦可以能行則非難能也不為也嗟夫去欲則如拔山為惡則是走壙反躬則如倒海克己則如登天語之曰有仁焉則亦難為耳矣

教

天地生物本之者道也載以氣而流以形使之各正性命而不失其本焉者教也故播之以四時推之以六氣交之

以五行照之以日月之明鼓之以風霆之力潤之以雨露澤肅之以雪霜之威發揮其精神變化其氣質非所以為教以成夫道也人配天地以生其所以為道為教者莫不備而其所以行道立教者則又有甚焉故自太極而下教在天地它犧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教之始生也則道之弊也聖人回而修之人之性始醜而欲漸長也于是有書契以代結純人之欲漸長而漸踰分也于是有法度以為刑政人之爭端日興而漸以禍人也于是有師旅以為征伐世變日下人俗日偷于是過為之防曲為之制回其情而導之使不墜回其情而遏之使不流于

是曰其本然之倫而為夫婦父子兄弟使之親：而不離
曰其本然之序而為君臣師友上下使之尊：而不犯曰
其本然之禮而為冠昏喪祭朝聘會盟使之節：而各盡
其分因其本然之義而為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使之沛然
而各蹈其道因其本然之則而為廉耻羞辱好惡使之厭
然而各盡其情而後不愆不忒信如四時升降舒數和如
六氣涵浸浹洽澤如雨露靡然從化速如風霆截為法令
凜如霜雪五音純八風調兆民樂其生萬物得其所無疵
厲大殛而其躋仁壽教立道行而天下平天人相通上下
為一神人允協幽顯罔間而人道始盡矣故教始于宓犧

成于堯舜備于周公定于仲尼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丕治蓋取諸乾坤蓋宓犧而下至于堯舜聖：相承興
滯補弊教立而後道備道備而後無為天尊地卑而乾坤
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黃帝堯舜則中天下而立乾坤並
而為三也黃帝堯舜氏沒繼以夏商之衰教幾大壞而周
公制禮作樂備六代之典使天下之人徵而行之以為教
教復立而周室大治厥後周衰皇一降而帝：一降而王
王一降而伯所謂道與教者莫不壞亂之極而仲尼氏出
而無黃帝堯舜之位無勅法立制之權不能修道立教轍
環天下而莫能用于足制作六經天人之理則寓于易天

人之辭則寓于書，天人之情則寓于詩，天人之政則寓于春秋，天人之則：寓于禮，天人之和則寓于樂，性與天道之要立身行己之寔則寓于七十子問難之間。三剛五常大法大典而無不備，先聖人之道具在沛然與天地同流。中天而立六，與乾坤並而為三也。邵子曰：春夏秋冬者昊天，之四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四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人之事備矣。故曰：太極而下教在天，地、天地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則太極為教之始，而仲尼為教之終；而復始則仲尼亦一太極也。立經陳紀，建極垂立，亭毒甄育，範圍裁成，其為教也無窮天。

地在而六經在也，天地不壞而此教不壞也。故自仲尼氏沒，雖分裂于戰國，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魏隋之間而雜于唐，宜乎大壞一無所有，而天地自若，人之性不易也。本然而固有者皆不亡，而六經猶夫日月之昭也。百姓日用而先王之道澤猶在也。彼所謂老與佛與凡異端者，將安所厝哉？亦皆假之而奸其間也。向無六經為教，則人之類滅而天地或幾乎熄，天地熄而人之類滅，則彼所謂老與佛與凡異端者亦將安所厝哉？大哉乎仲尼之道，六經之教，君臣、父子、士夫、婦人、兄弟，其與太極並始終乎？彼異端者又焉足為重輕也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七終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七

論

五經論并序

邵子曰昊天有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聖人之四經者
易詩書春秋之謂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是則
四經也謂之五何哉其一則禮樂也夫論性者言四端而
不及性信序五行者土配王于木火水金故易詩書春秋
之間禮樂為之經緯雖五而為四也惟齊非齊竒耦錯綜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乃作易詩書春秋禮樂論

易

盡天下之情者詩也盡天下之辭者書也盡天下之政者
春秋也易也者盡天下之心者也昔者聖人之于詩書也
刪定之而已矣于春秋焉筆也削也而已矣其于易也則
上下數千載歷四聖人或畫焉或重焉或辭焉不敢率易
而備焉之沒齒剗心焉始就于一端而已何獨如是之艱
且遠也蓋顯天下之至神必待天下之至聖探天下之至
幽必待天下之至明况于以天下之至神于天下之至幽
而為大經大法也哉非至明者與至聖者迭興繼作艱且
遠而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至神至幽者何也凡天下之物
非主不立無粗精巨細大小皆有主焉者一戶之闔闢主

之者樞也一裘之褐被主之者社也一鑄之啟閉主之者
鑰也是物也而猶有主夫仰而目之蒼天俯而足之廣
且厚者昭然而注來而為晝夜燦然而麗天晝隱而夜顯
者起于青蘋之末怒于土囊之口而梳天下者藹然而遍
殷然而驚壺油然而潤物突然而高沛然而就下者蒼蔚
葱鬱而天且茂翼焉飛雲蹄焉走陸者而其中有黔首而
橫目衣剗而飲食有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親君臣
上下之分化二生也無時而已焉者是至大而至衆也主
之者果何物耶唯其所為者至顯故其所主者至幽者其
所造者至妙故其所主者至神索之而不可得也聽之而

不可聞也視之而不可見也浩乎其無津涯而無畔岸也
漠乎其無紀極而無朕兆也搏之而無迹語之而無徵也
于是衆人之中有聖人焉曰吾民之性甚善而其智甚靈
也是不可與草木並朽而無知焉乃盡已之性推而盡天
下之心假天地萬物畫而為卦以垂道之統明夫所以主
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衆人之中又有聖人焉曰
吾民之情甚易遷而其智甚易變也不可與草木同變而
同盡乃盡已之心推而盡天下之心引而信之以盡天下
之變而重其卦明夫雖變而主焉者在也至矣盡矣不可
以復加矣衆人之中又有聖人焉曰吾民之欲甚大而其

惡甚易長也惧其淪于非類而不返也乃盡已之心推而
盡天下之心而作爻象彖繫之辭發理形象教之幾明命
性心迹之本以見夫吉凶消長之道進退存亡之理而垂
教焉使不失其所主而至幽者顯至神者著煥乎日月之
正中而弗吳也于是而始成夫易故易也者四聖人之所
以盡天下之心而為之者非他經之所得比也詩書春秋
如夏冬各一其時易則一元之氣貫天地而通四時也大
哉易乎在天為神在人為心其在經也則為易合而言之
一也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為之器合而言之亦一也嘗
觀之于吾心于寂靜感通而見無畫之易觀之于書于奇

耦變通而見有畫之易觀之于造化也于至願至微而見
無跡之易觀之于天地萬也于至大至衆而見有跡之易
吁易果何物也大傳曰易與天地準或曰易準天地而已
乎天地之外無復有物乎曰天地無外其有外聖人存而
弗論也聖人垂立教以有徵者傳信也豈有是恍惚而
不可測者引而自高以惑世也哉老氏能言之矣而入于
偏釋氏能窮之矣而入于誕二氏之所以得罪于吾聖人
也其曰易與天地準至矣

書

孚于中則不徵于言徵于言者皆未孚于中者也故言之

易簡則其孚愈萬辭之愈繁則其疑易肆然則無言可乎
不然也言心散也心有所用則言以宣之雖欲勿言焉得
而勿言夫孚于中者其言自可徵也不孚于中而苟徵于
言誣譎誕妄可勝道哉嘗觀夫書自宓犧至于帝嚳則泯
而不錄唐虞二代之聖人也五篇而已而夏后氏之書四
商之書十有七周之書三十有二周踰于商：踰于夏：
踰于唐虞豈唐虞不及夏：不及商周與何唐虞之寡而
商周之多也上立聖人之垂統也宜其多而反寡後立聖
人之繼承也宜其寡而反多何也昔周豐之言曰有虞氏
未施教于民而民敬夏后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殷人作

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謂去古遠而俗日益薄
狙詐日益盛馴致而然也蓋信則不言而喻故其書寡不
信則言而不喻故其書多自伏羲至于帝嚳其俗朴以誠
其政簡以一不徵于言而天下信是以聖人存而勿論也
堯禪舜曰禪禹三聖授受以天下與人而不疑有人之天
下而不與然而授受之際猶懼其不克負荷而始有疑焉
加之以人心道心之分喻之以惟精惟一之戒三言而已
矣厥後湯武以臣誅君作為誥訢以信天下之信伊尹以
臣放君作太甲三以明已之不篡周公攝政召公不說群
叔流言于是啟金縢之書作洛名誥命諄曰謹曰以一已

之誠破天下之惑是以彼如是之無如是之寡此則如是
之重且多也雖然是皆孚于中而有徵之言由疑而發之
耳自周室東傾五伯更政刑牲歃血而愈疑登壇載書而
愈叛交質子而愈弗信骨肉睽為仇讐肝膽濶為楚越朝
執牛耳暮尋干戈不孚于中不徵于辭唯欲是變聖人傷
而憂之乃斷自唐虞訖于周而定有徵之言以垂教以明
夫堯舜三代之在其中甚孚其言甚信足以溥大道被大
惑已大亂立大政不曾是喋口虛飾而已也嗚呼日異而
群陰作聖人沒而異端起曼衍之言慘刻之論從橫不根
恐喝之談蜩然而起豈惟不孚于中而不足徵也哉卒之

以言亂天下而莫之適從激毒發戾一憤而火于秦悲夫
詩

天下之治亂在于人情之通塞甚矣人之情惡塞而好通也故天下之亂恒生于塞而其治恒生于通君人者亦審夫通塞而已矣激揚䟽暢導之而使就于通剔抉滌蕩達之而使去乎塞蓋塞則上不信下不信上下交惡蘊賊崇圯反目以相睽憤心以相戾板以憤以及于亂在易則為否通則上孚于下孚于上下相孚和乎相扶擘乎相輝濟以臻于治在易則為泰夫人之情猶水也湮其流窒其源則必雍汨而內潰穴地而突出湍奔而

肆行不為䟽之而又障之則必沈淪洶湧旁鬼鬻涕而上汙愈障之而愈深愈防之而愈沛久且遠溢而一決則必塞山懷壑放激衝觸肆其所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善治水者䟽而通之而已矣瀹而注之而已矣造其性曰其勢道之而已矣昔者聖人惧民情之塞而弗通也于是乎觀乎詩者述乎人之情者也情由感而動故喜怒哀樂隨所感而發感之淺也或默識之而已或形乎言而已感之深也言之不足長言之不足永歌之詩之所由興也喜而為之美怒而為之刺其哀也為之閔其樂也為之頌美而不至于諛刺而不至于詈哀之也而不至于傷樂

之也而不至于淫已不能盡而托之于人：不能盡而托之于物：不能盡而歸之于天上焉公卿大夫下焉薪翁筭婦有所感而必有所作君而知之天下之情與不通矣故致治之君觀乎人也必于是乎取之于是婦寺言之史書之瞽歌之于是巡狩而采之朝貢而陳之太師散之君人者儼然而坐聽之聞其安樂之音循已而省之曰吾何德吾何修而臻此狀乃兢業祇懼德日益加修行日益加檢潔齊絜盛作焉樂歌荐之郊廟曰茲先王之致也其聞怨以怒哀以思之音也矍然而起愀然而變循已而省之曰予得罪于天下矣予負責于後立矣予其遭天之誅矣

前言往行何者之愆禮樂刑政何者之紊喘乎蹈溪淵也愆乎履虎尾也德日益修行日益檢以銷神人之怒猶可及也其不幸而萬民怨嗟四海扼腕而人君者無聞知患生而不之覺禍生而不之悟卒償其社而沉其宗此文武周召之所以治宣王之所以中興厲之奔幽之死平桓之所以失政也至矣哉詩之于王政如是之切也于人情如是之通也于治亂如是之較且明也故有國君人者不可以不讀詩

春秋

六經一理爾自師異傳人異學各窮其所信而遂至于不

一易春秋之學相戾相遠相捍蔽特其甚焉者易載聖人之心春秋載聖人之迹心迹一也何遠之有彼學者見易之神妙不測變通無盡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知鬼神之情狀探頤索隱而逆知來物乃臨深以為高而遺其跡視拘之于立教法度之間者以為沉于流俗而不返也而學春秋者于一言一動一事一物必律之以禮而繩之以法惟恐其弛而不嚴闊畧而不切也而狹其心不知有變動不拘周流六虛上下無常不可為典要者故各執其所極相乖相格無有為貫而一之者蓋易窮理之書春秋盡性之書也易由正以推變春秋由變以及正者也人之性甚

大而其理甚備在于行而盡之而已一行之不當一性之不盡也于是聖人因其性之分與夫分之節而制夫禮故人有是性必以禮行之而後能盡是性雖然行不可以也時得而行之于時見于事業而已矣時弗得也行之于身著書立言垂訓于後而已矣舜禹湯文時得而行盡性于事業者也孔子弗得時行盡性于書者也而春秋者盡性之跡也故即性以觀性莫若即跡以觀性即性以觀性無散無臭不可得而觀也即跡以觀性有徵而可觀也故觀性之書皆莫若春秋孔子之著書也于易則翼于書則定于詩則刪而其于春秋也則謂之作何哉權天下之輕

重定天下之邪正起王室之衰黜五伯之僭削大夫之專
治亂臣賊子之罪以魯國一儒行天子之事而斷自聖心
書國書爵書人書氏書名書字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
贊一辭非若易詩書之曰其舊而加修之也至矣哉大經
大法百王不易萬古永行舜禹湯文盡其性而行之于一
時孔子之作春秋盡其性而行之于與窮也信乎其生民
以來未之有而賢于堯舜遠矣故古之學者觀于春秋而
行之足以盡性而學夫聖蓋性盡而理窮則易在其中易
在其中則聖在其中矣嗚呼三傳之禍興而論說紛紜豈
惟不知與易一而各標異議莫知所從彼以為是而此以

為非彼以為非而此復以為是彼出乎彼則曰余出乎此
至于師弟異而父子不同已之偽是非侈聖人之真是非
喪則性焉可盡跡于是乎泯也下此而又有甚焉者誕
妄者入于讖緯馮藉者入于叛逆深刻者入于刑名有王
者起則必削而去之蹈聖人之迹以求聖人之心用易以
窮理用春秋以治天下則舜禹湯文之功業可指顧而至
不然則其亦已矣

禮樂

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其既發情也可喜而喜可怒而怒
可哀而哀可樂而樂則情之所以率乎性也喜怒哀樂不

當其可而發則非性情之正而人欲之私也夫人之有性也而必有情有血氣也而必有欲情欲常相勝也非情勝欲則欲勝情：勝欲則為君子欲勝情則為小人情勝欲則治欲勝情則亂故天下之治亂在夫情欲之相勝也聖人者惧天下之欲勝情也于是曰其本然之分而為之禮以節制之曰其本然之和而為之樂以宣暢之為之禮雖有欲而不能踰為之樂雖有樂而不能悖天下有僭越之奸狂狡之戾則有禮以折之有忿疾之亂鬱塞之慝則有樂有釋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故禮樂者王政之大綱也得則治否則亂聖人致治之功必于此乎取之而

不敢易也以性情治天下以天治人非有我之得私也故禮樂之治王者之極治也自堯犧而上理具而無器必犧而下器具而無文至于唐虞文具矣而未備至于周公理與器與文于是乎大備故其中間有堯舜之治有夏后氏之治有殷湯之治有周文武成康之治夷厲而下欲勝而情止禮樂之理寢以昧而其器寢以缺致治之功寢以墮而王政之大綱寢以不舉繼以幽而周室大壞平王而東禮樂遂為虛文矣陵夷至于孔子雖欲與之焉得而與之乃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于是曰魯史而修

春秋以明禮就大師而正雅頌以明樂然而無其位與其
權明王不興卒不能復禮樂之實第存其名而已子貢欲
去告朔之簋羊子曰爾愛其羊吾愛其禮夫告朔之禮不
行是寔亡矣羊存而何益而孔子惜之者謂名存而實亡
愈于名寔之俱亡也嗟夫禮樂根夫性情而其蔽至于虛
名之不能存天下之治浞何而興乎自是而下判為十二
折為七國并為孤秦燔燒詩書削禮瘖樂置生民于鈇鉞
之上用鞅斯申韓之術一以刑法繩下而遂至于亡嗚呼
禮樂根于性情文與器雖亡而生民之性情未亡也有明
主舉而行之禮樂之治可復矣

思治論

無意于取而有意于治者殷周也有意于取而有意于治者
漢唐也有意于取而有意于治而不知所以取與治者晉隋
也取之有道治之以道其統一以遠取不以道治之以道
者次之取與治皆不以道者隨得隨失也嗚呼安得知治
體者與之共論治道乎治少而亂多也尚矣所以然者知
治體者鮮也將百萬之衆舉天下如鴻毛者易得也決策
制勝慮皆偏臆者易得也平賦役調糧餉聚如兵山運如
風雨者亦易得也至于乘幾挈勢以仁義道德厝天下于
泰山之安者則難矣故漢知所以取之者董公子房也知

所以治之者賈誼董仲舒汲黯也漢不能盡其用所以僅能為漢而不能三代也漢季之失天下也知所以取與所以治者孔明也天不盡其用不能三代而屈庸蜀也晉既盜魏又欲取吳知所以取與知所以治者羊叔子也僅能用其取而不知所以治是以隨得而隨失也唐有天下因隋之亂名義近正知所以取貞觀之治魏徵房杜知所以治惜乎衆目雖舉而大綱不立也是以一治一亂卒償以亡僅能為唐而不能三代也三代而下千有餘歲竟不能復其治何治如是之少而亂如是之多也蓋雖有願治之君而無知治賸之臣僅為一時之治而已雖亦或有知

治賸之臣而復無願治之君沒于立卒不用一時之治亦難也嗟夫世變而既下矣可乘之幾可挈之勢豈遂無有哉前立則亦已矣

國家奮起沙漠奄有北土一舉而收燕雲再舉而滅夏又再舉而得關中又再舉而覆汴蔡荆襄蜀漢繼踪而破高麗滅貊日出之國委命下吏蒞車烏孫崑崙虞泉日出之地盡入鞭笞臣漢唐之所未臣蜚揚突蕩席卷夸夏蹂斥宇內四十餘年矣豈無意于取乎而不知所以治之者夫得寸而治之國之寸也得尺而治之國之尺也務取而不治猶獲石田也夫致治之道自治為上治人次之自治其

本也治人其末也本固則末盛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寔先
撥言本既撥則枝葉從而害矣又曰綿々葛藟施于條枚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本根比則可以求福矣葛藟猶能
比其本根况于國乎所謂本者不求遠畧而反自近者始
也修仁義正經紀立法度辨人材屯戍以息兵務農以足
食時使以存力輕賦以實民設學校以厲風俗敦節義以
立廉耻選守令以宣恩澤完一代之規模開萬世之基統
即此為之不求之于外大抵其綱小持其要上下并々有
條不紊蘓潤瘡癘補葺元氣如此數年治體既定綱紀日
張戶口增益民物繁夥禮義隆懋心格其非風俗完厚上

下妥安如餒而飲如醉而醒如瘠而肥本根既固德威唯
畏弱國入朝強國請服矣蓋不屈則無以信不翁則無以
闢不靜則無以動不存則無以施理勢然也苟信而不屈
動而不靜施而不存馮鋒恃銳謂莫已若鮮有不弊者傳
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言兵以禁暴誅亂不可窮也
又曰天下雖強好戰必弱言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
不可久也夫文止戈為武詩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肆于
時夏允王保之此武王之所以為武也國家擁百萬之衆
衡制夸夏莫敢誰何雖數年無君無犬吠之警豪傑弭耳
瞬目奔走奉戴吏民竭膏血倒倉庾空杆軸罄篋篚以供

賦役可謂力勝矣少霽威蓄銳固其本根漢唐之舉也焉
有用兵四十年而不已者予遺民安得不膏鈇鉞糞草莽
乎有千金之璧而不琢執之以擊瓦礫而不以為室不玷
而缺亦云幸矣昌若琢為琮璜蘊之匱而藏之密與天球
河圖為奕代之寶予蓋不智不勇然後可為大智大勇不
恃其力然後可以大用其力役其智者則必至于闇肆其
勇者則必至于困竭其力者則必至于踣以智力勝人者
人亦可以智力勝之矣以義勝人者天下無敵也紀綱禮
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或偏或全必有在而不亡天下雖亡
元氣未嘗亡也故能舉禮義者能一天下者也不能舉綱

紀禮義者安于偏而苟且者也天下嘗分裂矣昔秦不能
舉而漢舉之漢所以一天下也吳不能舉而晉舉之晉所
以一天下也陳不能舉而隋舉之隋所以一天下也隋不
能舉而唐舉之唐所以一天下也南唐吳越不能舉世宗
二趙能舉之宋所以一天下也晉隋不足稱也粗立綱紀
猶能一天下矧以幅員萬里巍堂莫之與京能舉綱
紀禮義乎其混一區宇囊括海內厝天下于泰山之安而
四維之也必矣蓋天下之勢必一方之綱紀禮義立天命
之人歸之而後天下一此善于地而後天下一地醜德齊
莫能相尚欲以力勝之未之前聞也縱而勝之不能安之

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反使乘時徼幸歛羽毛而待風飄者得以窺其缺而投其間羊祐所謂既平之後方勞聖慮者也今梁秦之西東既被其澤綱紀既立矣河朔之民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使河朔之民亦如梁秦復加之以意而致之以禮不在于耀武萬里之外而可以文致太平豈惟生民之幸天下可一而社稷之福也嗚呼二帝三王不得見之矣舍漢唐何遠也漢唐又無及矣舍今之去何遠也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嗚呼寤寐念彼周京經布衣也夫復何言念之而已屈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者幸留意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八終

和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九

論

辨微論

異端

儒之立名而異端作儒之實也而異端盛實既已矣虛名之儒何益乎是以不競于異端是以天下之人蚩之擾之復以儒為異而不知異端之為異也夫道行于一喪于二天下治于一亂于二矧異端之多乎哉昔三代無儒者而天下皆儒也後世有儒者而天下無儒也三代之盛莫盛于周之盛莫盛于禮樂自黃帝至于文武六代于是乎

備有異服異言之典有反常惑衆之誅居有服章動有儀
則出有權衡入有規矩沉湮仁義優游禮讓咀咏德澤方
此之時人人皆儒而天下無儒之名也是以成康四十餘
年德著刑措可謂盛矣及周之衰禮樂廢缺王政下移侯
度不謹孔子有天縱之聖而不位君師六代之典于是大
壞吾民日趨于異孔子沒諸弟子各以其說遊于諸侯而
儒之名始立孔子之時已有過不及之差愚魯嘖僻之不
一既本揭原分榦推枝折異端于是乎作是以子夏之後
流而為莊周李斯出于荀卿之門而周亂其理斯削其跡
墮先王之制滅先王之道萬億之不能一存撤天下之藩

籬破天下之畦町則孰不得鼓舞猖獗于其間哉是以申
韓以刑名孫吳以兵儀秦以辯揚朱為吾墨翟兼愛雜然
鋒出燦然星布至于漢氏賈誼以王佐才當孝文致理之
時而猶惑于申韓史遷學名兼綜先黃老而後六經何者
儒之寔亡而異端盛莫知所從也遂至後立夷貊肆而老
佛橫敗人之國亡人之家傾人之天下塗吾民之耳目亂
吾民之心術斲吾民之天性而不可救藥也悲夫孟軻氏
辯之于微而時人弗知仲舒欲罷黜百家而孝武不聞韓
愈氏力為之爭而竄逐南海三人者非不為大儒也而不
能遂滅異端措天下于三代之隆躋吾民于康衢遂吾民

于仁壽者众皆異而吾獨儒而欲以一己之儒一天下之
異是猶致寇于室而坐甲于戶也力而禦之死而敬之其
為勝也不亦難乎然則天下遂為異也亦有時而出也耶
道與時不可必天欲生斯民也育斯民也必有大聖人者
舉三代之隆以勝之矣不然則其亦已矣雖有孟軻仲舒
韓愈者亦無如之何矣孟軻仲舒韓愈者猶無如之何觀
今日之文章斷今日之事業吾為無望尔也夫

禮樂

天下之事有幾有時興喪成敗繫焉爾事有不舉而無幾
與時則已矣其不舉天也非人也見其幾忽易而不乘遇

其時苟且而不進而遂至于不舉者人也非天也夫可乘
之時可為之幾千載一會邈乎其難哉故三代之後禮樂
不興非不興也失其幾而違其時也失其幾而違其時雖
有知者亦無如之何矣文中子曰使諸葛而無死禮樂其
可興乎諸葛而無死天假之年誅魏復漢則有之矣禮樂
之興喪何諸葛之足繫哉天下襲訛踵陋蹈枉興偽五百
有餘年矣禮樂之興喪留侯叔孫通孝文不任其責尚何
諸葛之足責哉昔周公攝政遠焉管叔誚述焉而公奭疑
上焉而王不知戎商始草未洽周化千載之下聞者猶危
公：乃雍：皞：魯不芥蒂七年之間收六代之典制禮

作樂頌之于四方明堂竊嘗計之管蔡公奭之禍大而公
不惧禮樂之甚迂而遠也公汲、而為之何哉蓋幾不可
失而時不可違也苟計一己之私廢萬古之典公不知也
使天下淪于非類公不仁也故公不計一己之危而必為
萬古之典此周公之所以聖也留侯佐高帝誅暴秦蹶強
楚平定天下灑上一言直作伊周借箸之籌便同湯武天
下既平納履而去其邁倫之節亦高矣保身之知亦明矣
而漢制皆曰秦敝不為之草蕭何之圖書皆秦人奮私智
破古法吞噬天下之汗跡也而遂用之使漢之禮樂不興
不能比隆三代雜而不純者由侯誤之也豈留侯言之而

高帝不聽邪詩書之綿邈陸賈稱之使為之著書矣仁義
之迂濶三老言之即為之縞素矣遷都之重委敬陳之既
日而西駕矣矧留侯腹心之臣禮樂天下之大事創業垂
統子孫之所儀刑也帝有從諫如流之美豈言之而不聽
哉禮樂之興遠其幾而會其時留侯者外無管蔡之誦內
無公奭之疑上無成王之知不而乃忽易而不為苟且而
不進何哉此留侯之所以漢世依命之大賢而不能如周
公之聖也與由侯才智有餘而學術未備故不足獨任禮
樂之責誤之者又有叔孫通也叔孫通上及道周之緒仕
于秦臣于漢周之完典嘗見之矣秦漢之事盡知之矣當

漢室創制而不舉三代之懿頌乃掠剽秦餘俯仰隨立使禮樂曙光沉耀葬于九京泯然無聞于後帝乃謂朕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使帝而有知通之罪其容誅乎雖然通以腐儒之姿乘時徼利觀其循二立者可知乎當紛紜征伐之衝士未息肩強梗之將搖蕩疆場謀畫大臣不為之啟禮樂之事通又何足獨任之故田侯任其責于上通任其責于下孝文任其責于終而已矣漢承秦敝至于孝文天下屢安治賈誼言天下宜改正朔興禮樂而孝文乃譙讓未遑遂曰常蹈故亡秦之制訖為盛典後王後帝絕承承恬然處之而不以為非也或欲革之而反以為异也是

以後立知者而不能行
者而無其時禮樂終于無興矣
嗚呼漢之幾一失禮樂之治遂百千祀而不能復彼二臣一君不得任其責

學

智一而不鑿者故學純而不駁一而不鑿則得者精而純者大純而不駁則守者固而行者正是以建大勳處大變斷大惑紛然而至而不紊儻尔而起而不動以一身而鎮天下天下與之以一言而率天下天下從之此大人君子之為學所以安天下也小人之異于此學所以亂天下也天下之安能繫夫學而已矣大人君子之為學也用智之

公也公則一故其學純外物不能間入以相擾也故能禦
物而不屈夫學純故有器有器故有節有節故不為私奪
所以天下恃之以安也小人非不學也用智之私也私則
有欲有欲則屈于物一心焉而萬物屈之是以中無主而
外無正天下因之以亂也學而回以亂天下曷若不學之
愈乎不學樸魯重厚而無欲猶足以鎮天下而不至于亂
天下也夫人而有智而資之以學不至于大聖必至于大
姦故周公王莽皆學也而周公以之安周王莽以之篡漢
周勃霍光無學也而勃能誅諸呂而立太宗光能廢昌邑
而立宣帝臨大節而不奪故學之亂天下不若不學之愈

也嗚呼後世之學又異于此矣既不能至于大聖又不能
至于大姦又惡其名而不能為之不學或徇時為醜靡之
文或為人為纖巧之利或射利而為瑣末之業既不能安
天下而亦不能亂天下孳孳學之無用為之而無益
智分而不一業駁而不純器促而淺與以容節錯而卑無
以立使先聖人正大之道墜而不舉民俗日偽以偷而曰
吾學矣果何學也噫天下其無學者邪則執筆綴辭者多
矣哉大冠襜大裙堯都而舜俞者多矣其有學者邪未聞
有以正大之學安天下者也故道之不行天下之不治非
時君衆人之罪余學者之罪也

學

天下之無全才也學使之然也古之學者一而要今之學者雜而偽一而要也故能為已而其材所以全也雜而偽也故不能為已而其才所以不全也嗟夫學而不能為已不能全其才尚何學之貴也哉蓋人之為學所以致吾之知也一則其智不弘而見者博也要則用力不匱而蓄者厚也雜則其智分而見者寡也偽則用力勞而蓄者鮮也見者博而蓄者厚此才之所以全也見者寡而蓄者鮮此才之所以不全也今夫日一而已故能光臨天下照耀萬物不能欺星非不衆也的焉而自照之不暇矧能及于

他乎哉何者日一而星雜也雖然後去之不能古也抑亦自由焉古之為學也道一而已矣後之為學也異端之多也故古之為學也易今之為學也難古之為學也幼而洒掃應對長而性于天道比年三十而必有立焉如此而已後去之為學也何多何乎哉有科舉之學有文章之學有典故之學有經史之學有星教卜筮之學有地理之學其至者有性理之學有象教之學其誕者則有老莊之學浮屠之學申韓孫吳之學至于百家眾流又有不可勝數者其書萬億卷有終身不能遍觀者是以各以其所習者鳴或以微名或以射利或以欺去誤天下或以干仕祿或以

全身自樂是以智不能一而才不能全獲：故：日趨于
亂而卒不能及古也悲夫昔仲舒嘗言之武帝欲罷黜百
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歸于一而武帝不能用也以漢之懿
仲舒之純賢武帝之雄材大畧而猶不能一道術使天下
遂無全才學者無所歸不入于彼而必入于此後古其亦
已矣

學

學者學夫舜而已矣學焉而不至達不失為伊呂窮不失
為顏孟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不此而胡學乎噫後世
功利之說行學顏孟者鮮矣矧于舜予其以為無利功歟

任禹而水土平任稷而蒸民粒任契而五品遜去四凶而
天下安則有大功大利及于萬世者矣其以舜大而難學
歟舜人也我亦人也舜性也我亦性也舜心也我亦心也
苟焉力行而有所至則亦不難矣其于舜非豪傑狀匹夫
而為天子則亦豪傑矣何遠而不為哉夫舜之為舜而所
以如是非寔有赫々大過人而人不可跂及者亦脩其本
然之德積而化之也何難之有顧第弗學耳彼古之人顧
小利而忘大利見小功而忘大功迨者迂之而驚于遠細
者忍之而謀于著悖仁義中正而直以取富貴聞堯舜之
事莫不群聚咲之而以為愚且誕自謂翹楚豪邁過之也

及計之于終其所成與其所至乃不能晷伊呂顏孟之末
光矧于舜乎故曰後世如有作者虞舜不可及也嗚呼功
利之誤立也深矣自其說一行而三代之學遂廢聖人亦
從而不作以及于今泯也蓋天下之人有血氣之性故
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有功名之志有利欲之心必
爭奪以克其志莫有自反而以奉然之分制之者此亂之
所由生也是以秦漢以下詐醉戰酣酒人之血以為池積
人之骸以為壘磨牙而爭之力相軋而計相勝以千萬人
之命易尺寸之功以千萬人之生易毫末之利藉一絲一
魚腐肉截竭天下倒回海不足以克利欲之心塞功名之

志也又惡知天下之有舜哉

經史

古無經史之分孔子定六經而經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
分也六經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書史之辭也詩史
之政也春秋史之斷也禮樂經緯于其間矣何有于異哉
至于馬遷父子為史記而經史始分矣其後遂有經學有
史學二者始二矣經者萬世常行之典非聖人莫能作史
即記人君言動之一書耳經惡可並嗚呼經史而既分矣
聖人不作不可復合也第以昔之經而律今之史可也以
今之史而正于經可也若乃治姦而不治史則知理而不

知跡治史而不治經則知跡而不知理苟能一之則無害于分也故學經者不溺于訓詁不流于穿鑿不惑于議論不厄于高遠而知聖人之常道則善學者也訓詁之學始于漢而備于唐諫論之學始于唐而備于宋然亦不能與少過焉而訓詁者或至于穿鑿諫論者或至于高遠學者不可不辯也學者史不昧于邪正不謬于是非不失于予奪不眩于忠佞而知所以廢興之由不為矯詐欺不為權利誘不為私嗜蔽不以記問談說為心則善學者也古無史之完書三變而訖于今訓詁于漢疏釋于唐諫論于宋三變而經之法盡矣後世無以加也但學之而不遺辯之

而不誤要約而不繁得其指歸而不異而終以力行而已矣嗚呼後世學經者復務于進取科名徇時之所尚破碎分裂經之法復變矣其將變而無窮耶其亦變而至于足耶其由變而經史之道遂亡也耶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昔人之諫猶若是矧于今之變乎變而不已其亦必亡矣

厲志

與時而奮者衆人也無時而奮者豪傑也士結髮立志挺身天地間稟天地之正性屬天地之正氣備五行之秀孕萬物之靈豈偶然也哉彼一草木一花實一鳥獸魚鱉得

五行二氣之一偏而已猶且無：用者或以藉或以構或以茹以餌而皆有用矧于人乎故天下無：用之物亦無無用之人：之于世治亦有用亂亦有用天生斯人豈欲其治安于享利亂而安于避禍治亦無用亂亦無用徒樂其生全其身而已乎必有用也已必有用故亦必有為必有為故天下無不可為之世亦無不可為之時雖然嗜常而厭變安逸而惡勞徇苟且而偷生者衆人之性也與時而進退逐世而俯仰者衆人之情也知己之有用與己之有為者百千人一焉而已矣知己之有為與己之有用而必于為必于用者又萬億人一焉而已矣至治之不與天

下之恒于亂此故之以夫故士之聰明睿知而達乎此者必以天自處以生民為己任而不偷也是以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一夫不獲若撻之于市文王不遑康寧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孔子去魯奔衛不用于齊諧于楚畏于匡逼于宋餓于陳蔡之郊而窮于天下孟子不果于梁不遇于魯臣于齊諄：于滕薛是教聖賢豈不知安逸之為樂哉知己之有用與知己之有為俛焉日以孳：而不敢自棄而私焉耳或遇或不遇或室或亨有所成無所成繫之天而已矣顏子之所以安于陋巷

而不動者有仲尼任天下之責而無與于己也嗚呼李五孰知有此哉公道不立而人：自私也山林之士往而不返禍其形仄其心以絕茲人自同于麋鹿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恤也朝市之士溺而不回狃于利徇于欲既得而患失自同于狐鬼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顧也文章之士華而不寔工麗綺銜辭令以沽名而冒利自同于締繡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濟也由是而言道不喪天下不亂可得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今而天下既若此矣文王其有乎爾亦無有乎爾誦詩學道之士將安坐而待之乎將亦有為乎必有

其時而後有為乎

時務

堯舜邈矣而不可繼也三代曠矣而不可及矣也二漢寂矣而不可見也堂：中夏幅員萬里吾民將安所之乎堯舜三代二漢之世亦吾民也今而天下亦吾民也吾民不變而道亦不變道既不變則天下亦不變何處而不可繼不可及而不可見也哉抑亦無由焉乎爾亦有由焉乎爾生民之制至于堯舜古有不平有不備及此而備矣平矣有不至而有不盡及此而至矣盡矣此二聖者生民之極也故孔子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謂生民

以來至于堯舜始竝乾坤而為三也三代之君即堯舜之
成功而行之以義不激擾不矯擾造生民樂生十有餘歲
以及于秦之不蹈道墮功而悖義堯舜三代之世制始大
壞使秦多歷年所肆其凶毒吾民不殲于斧鉞則愚瞽無
知昧其天性無異于草木鳥獸而人之類滅矣天矜吾民
二世而斃有漢氏興追跡前世結絕理斷補漏塞罅雖王
道未純而有三代之遺世文中子曰二帝三王不浚而見
舍兩漢將安之乎四百年天下無二志終之以禮樂三王
之舉也故堯舜以下三代而已矣三代而下二漢而已矣
後世不可及也二漢之亡天地無正氣天下無全才及于

晉氏狙詐取而無君臣讒間行而無父子賊妬聘而夫婦
廢骨肉逆而兄弟絕至夸狄兵爭而漢之遺澤盡矣中國
遂亡也故禮樂滅于秦而中國亡于晉已矣乎吾民遂不
需三代二漢之澤矣乎雖然天無必與唯善是與民無必
從唯德之從中國而既亡矣豈必中國之人而後善治哉
聖人有云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苟有善者與之可也
從之可也何有于中國于夷狄故苻秦三十年而天下稱
治元魏數世而四海幾平晉能取吳而不能遂守隋能混
一而不能再世以是知天之所與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
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為之而已矣

嗚呼後世有三代二漢之地有三代二漢之民而不能為元魏符秦之治者悲夫

傳國璽論

上世帝王所以立政傳信考文議禮則有瑞玉服章符節左契各為一代法制別等散辨上下列貴賤定尊卑以為名器而不以為傳故唐虞夏殷周之制代各不同其受命也莫不草故而易新其先代之寶世所共珍而不忍毀之者如大玉夸王天球河圖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繩等或以為藏或以為器以為寶器而亦不以藏傳故或在王朝或在侯國宗沈社饋則轉而之他爾而其所以為傳受而守

之而莫敢以置者在夫道而已矣初自道傳而極：傳而天：傳而地：傳而人與萬物聖主受命為天地人物立主乃復以道為統而與為傳故堯傳之舜：傳之禹：傳之湯：傳之文武本于天命根于皇極原于心性仁義謹以存養畏敬明于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察于綱紀禮樂文物政事是以為二帝三王而道高萬古生民之治古今莫及未聞有後世帝王所謂傳國璽者也及秦始皇并天下奮私智盡滅上世帝王之制自謂德高三皇功過五帝乃兼皇帝之號而為皇帝璽綬以滅趙得楚和氏璧制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為傳國璽其文謂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于

是除謚法謂已為始皇帝其餘以世為號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如有意于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為是物既亡楚又亡趙又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地劍竝藏之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并為一代寶器取藍田渾璞刻為大漠受命之璽以示維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遂以為傳國璽于是重為神器偷國之盜莫不睥睨挪榆欲以為已有縮于周勃問于霍光而奪于王莽挈于王憲專于更始上于盆子復歸于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于死東漢之亡劫于董獲于孫堅拘于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愍懷之難入于

劉石復歸于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為帝王之統不在于道而在于璽以璽之得失為天命之絕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尺之玉而為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傳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以得者為正統遂入于宋靖康之亂為金所有由漢而來始有傳國璽十餘代十有餘年竟不能傳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綱紀法度治世之具而皆不傳始則入乎王伯終則盡為苟且其篡弒奪攘蹂躪血肉污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而弗傳也弗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也宜哉彼嘗有是而亡其國矣吾今得之其

誠為吉祥也哉昔湯伐桀于三駿俘厥室玉誼伯仲伯以
 為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不可以亡國之寶為寶
 也當新莽奪室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
 帝當自更作室何用此亡國不祥室為雖一時忿激之言
 最為得理者也孰謂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言哉
 不明堯舜文武禹湯之治竟寶呂政亡國之器龔訛踵陋
 莫以為非可為嘆惋也且其制名以為傳國謂與國傳之
 人與子孫也如堯傳之舜：傳之禹可以謂之傳矣武王
 傳之成王成王傳之康王可以謂之傳矣凡不以禮授受
 者皆不可謂之傳征伐而得則謂之取篡弑而得則謂之

奪攘竊而得則謂之盜仍謂其室為傳國何哉或曰然則
 無室乎曰信以傳信既以為典矣可遂廢而不用乎一代
 受命自可為一代之室更其文為一代之文國亡則藏之
 秦不傳漢：不傳魏可也光武傳之明帝明帝傳之章帝
 至于建安傳代之際更為魏室可也獨以秦國為歷代傳
 國之室不可也近世金亡而獲秦室以為亡國不祥之物
 委而置之不以為寶一帝一王各為之寶不以為傳雖曰
 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本云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九 終

